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孟子
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
也一章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
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
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遼絕矣渴飲而飢食趨
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獨超然有
以異於人與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
之是趨也苟爲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惰

蘇州吳梅

字復安別號霜厓
1888—1939

藏書

然而無識頽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
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爲士之名
哉故爲士者要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者要當
以仁義爲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
也爲宅也而安爲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
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暴也委以不能是自
棄也士之異於人物者以其立志也而惟仁義
之趨也自暴自棄是自去其所以異於人與物
者而不足以謂之士矣諸君處庠序而謂之士

者也蓋亦先立吾志講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幾
居仁由義而無愧於爲士之名不然則汨沒於
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
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諸君其勉之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一章
滕之爲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
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
相尋翦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
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孟子而問

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強
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則曰堯舜何其
迂闊不切事情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
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爲也况
於區區之富強乎人無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
聖人皆可爲何獨於文公而疑之哉孟子歷引
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
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厲文公之志也
道之不明久矣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天之
所以與我而堯舜可爲者懵然莫覺也譬如甕
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乍起乍滅何足道
哉諸君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厲之以自強之
志則將有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
至貴無以復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
父母

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天下之人悵悵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

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爲之反覆開示之旣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絕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深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爲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旣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

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邪在商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

衷邪蓋嘗即數說而考之性即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為同哉荀楊佛氏則敢為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氏生於數子之後獨有得於聖

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子相近之謂也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稟或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

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橋採之力務本之學未有急於此者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一章○孟子曰三

之得天下也以仁一章
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所稟之理則爲仁義禮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則曰元亨利貞在

人之德則曰仁義禮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義禮智莫非實理之所爲猶土之居中而旺於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義禮智四者並立聖人於易獨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七篇之書亦多以仁義對言而不及乎禮智者何也仁屬乎陽禮則陽之極義屬乎陰智則陰之極猶夏者春之極而冬者秋之極也故專言仁義而禮與智在其中矣至於孔門師生之問答又皆以求仁爲先而不及乎義孟子此

章亦特以仁爲言者又何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盡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間猶不能以相保况望其仁民愛物乎舉天下之間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傾相詐相戕相賊無一物得遂其生者至於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人則私意橫生天理滅矣不知人心既失國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於戰國之際深明榮辱得失之辨其憂世之心切矣諸君曰處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務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一章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稟天地之氣以爲體而均

得天地之心以爲心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氣稟之正而其爲心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貴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脩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脩其身者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於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爲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於心也仁義禮智以爲體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以為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為心者也內而
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
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脩
也苟為不然則徇情縱欲悖理傷道亦將無所
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異哉孟子
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斯
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
於所以為人也讀孟子之書者多矣孰能深味
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貴之身心沉溺於利欲

之中自暴自棄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誨
爾諄諄聽我藐藐其是之謂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稟於天故在人者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
在人者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汨
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
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
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

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已無與也而見之者
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
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爲氣
所昏爲欲所汨天固與我而我固賊之則與禽
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
念慮云爲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
充達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
十寒之患則其至於千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爲
人而合乎天爲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充養

之耳孟子發明養心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
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
則亦終於爲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嘆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一章

古昔聖賢垂世立教載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
而足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成湯則以禮制心文王則小心翼翼孔子有操
則存舍則亡之戒孟子復斷爲之說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聖賢之事業大矣而拳

拳於心之一說何邪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
月之出沒寒暑之往來四序之行萬物之生是
必有爲之主宰者然也苟無以爲之主宰則安
能亘古窮今循而不亂乎人稟天地之氣以爲
體而得所以主宰者以爲心故人心之妙可以
參天地可以贊化育可以脩身而齊家可以治
國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爲乎然人心至微
而攻之者衆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

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肆
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
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
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行矣此
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
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日記問
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事哉迨我本朝
周程先生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
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

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學者卽其說而力行之
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

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
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
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
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
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
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

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
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
靈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出門如賓承
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顏淵
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之
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
柝固足以自守矣外姦內宄投隙伺便一有少
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

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聖賢諄諄之誨無非爲人心慮也學者讀其書而不知養其心謂之非愚可乎

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止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卽理也

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爲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力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嘘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爲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爲乎

苟失其養則委靡異懦卑陋凡猥錐刀之得則
躍躍而喜毫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
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
則望洋向若恍然以驚爲媚竈爲墻間爲妾婦
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
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
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
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
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矣是以仰不愧俯不

作有以全吾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
養氣也蓋亦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於
孟子而後發邪夫子固嘗言之矣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來也屈子曰寧昂
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
下偷以全吾軀乎諸君其謹擇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止 其中非爾力
也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異聖賢教人入道之要

亦古今一轍也堯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氣之私道心者義理之正人心危而難安道心微而難著始而精以察之終而一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中矣傳說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聖賢言學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載無非道

也始而多聞以求之終而遜志以守之則無適而不合乎道也至周以來學校之教益脩聖賢之道益著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自離經辨志以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離經者求之於方策辨志者察之於性情知類通達者見之明強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詳而其法甚密也至于夫子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博採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爲大學之書其言大學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繼之以誠意正心以脩其

身亦不過於知與行而已大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爲終始知有不至則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篤則雖知無益也入道之要無以復加於此矣是以孟子歷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繼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與行之謂也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

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行有所缺於終也此孔子之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盡雖以伊尹夷惠之資尚不能無愧於孔子而况學者乎世之學者溺於卑近淺陋之習既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其有志焉者則或騖於方策而踐履有所不察或專於性情而知識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故也誠能卽孟子之說而思之則始終兩盡無惑乎紛紛之論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止 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

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
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於斯世亦至矣
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爲大爲聖爲神者豈
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
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強人以其所不能哉
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爾學
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患不爲也雖然聖神固可

學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
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
道之物將以決其趨向不必他求也求之於可
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
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爲可欲也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爲可惡而吾亦自知
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可
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斯可
以爲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爲也孟子

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簡而易行也哉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所易能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嘆也哉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一章事所當爲之謂善有爲而爲之謂利爲君而仁爲臣而敬爲子而孝爲父而慈事之所當爲者也爲內交爲要譽爲宮室之美爲妻妾之奉有

爲而爲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爲舜一則爲蹠乃由是而分焉蓋人心之靈與天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鷄鳴而起孳孳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爲之損人益己則爲之鷄鳴而起孳孳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乃如此差之毫釐以千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

尤謹其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別於毫釐之際而審其所趨嚮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慳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別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內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心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

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爲不能計較於毫髮之際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是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者然間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爲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

若夫真知富貴之爲輕理義之爲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者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達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于今令名垂于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宮室之壯麗

賢者得志有所不爲不賢者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而遺臭萬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內者愈重真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翛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一章

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為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羈窮困厄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勵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所付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邪？是以古

之君子有以命義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詘是也。有以為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為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為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為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必如顏淵原憲之貧也。少不如意，志氣銷沮，卑辱苟賤，靡所不為，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不能去辱而重以來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

悟幡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章
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
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
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
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
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
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
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情然莫覺也功名而已

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
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
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
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
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
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
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
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

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
即是心而充之則貪位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
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
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
論風旨之得其正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凡我
同志仕而未達學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
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章

孟子一書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
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受以
室則卻而不從欲留其行則卧而不應枉尺直
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既譬以鑽穴隙而
相窺又譬以登龍斷而罔利至於墮間之喻辭
意懇切若是者果何邪義與利之間君子小人
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係也義者
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
出處惟義之從惟命之安足既是以全吾此心

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
君則必能仗節而死義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
辱苟賤惟利之趨旣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
教欺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
其戒哉今觀藩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
雖三尺童子亦知惡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
工簡牘事苞苴脅肩諂笑搖尾乞憐自少至老
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心爲何物
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愁憂窮感

若不可以終日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閭
里然其可賤尤甚於藩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
當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
之氣然後知孟子之意誠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
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
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
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

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初豈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曷嘗無朝夕可冀之功哉謂王道爲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縱橫變詐崎嶇險側拂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哉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

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知免於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繆而不自覺也在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末度數炳如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爲迂闊而莫之講故自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鴻儒碩士抱憂國愛民之志而老死於大山長谷之中誠可嘆也學者將以有行也則孟子之意可不深思

而熟玩哉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 止 未之有也

儒術之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而無實用故功利之說常易以求售於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術則皆實用也爲功利者則曰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然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爲敵國之病而吾國之民亦不得安其生矣豈不謂之空言乎

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吾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宮周家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

皆空言而無實用必待管申之術而後可以爲
國乎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
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於齊
梁之君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歷
數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復見可嘆也哉夫儒
術之不見用學者相與講明之庶幾猶有望於
斯世也謂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
淺陋之識以周旋斯世則吾道之不用功利之
說勝是誰之罪哉學者不可不察也

獻書人吳

良士

捐贈

